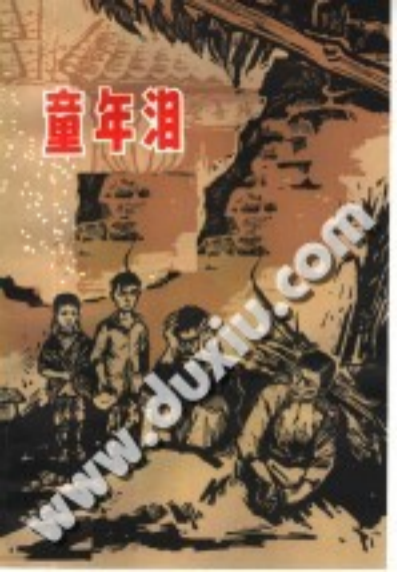


童年泪



WWW.DUXIU.COM

責任編輯：鄭 平

責任校對：東 陽

封面設計：王錦華

童 年 泪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*

豫總書號：3267

787×1092 耗 1/32 · 1 $\frac{1}{4}$ 印張 · 17,000 字

1965 年 9 月第 1 版（農村版） 196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9,000 冊

統一書號：R 10105·640

定 價：(3) 0.09 元

告小讀者

生长在新社会里的少年朋友們，是很少知道在旧社会里，劳动人民如何受剝削、受压迫和怎样进行艰苦复杂的阶级斗争的。为了消灭阶级剝削，为了翻身作主人，我們的革命前輩，曾經作过前仆后继坚持不懈的斗争。他們用这些亲身经历，和血与泪写成的斗争故事，使我們具体生动地領会到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，使我們擦亮眼睛，提高觉悟，千万不能忘記过去。

这本书里选編了三篇家史，在《童年血泪》里，吳发灰一家八輩給地主当长工，到最后爹娘被餓死了，妹妹被卖了，一家六口只留下他一个流浪儿，在《苦难童年》里，安杰的爹被保长逼死了，娘餓死了，后来一家八口只留下四个孤儿到处乞討，到处流浪；《他为啥有四个姓》里的周丰山，在他还未出世的时候，地主为了霸占他家的房子和地，就害死他爹，卖掉他媽，又逼着他媽把他扔掉，就这样，可怜他在童年时期，前后竟姓过四个姓。

这三篇家史所反映的事件，都是发生在我省的真
人真事。

我們讀了这本书以后，應該牢牢記住階級敌人的
罪惡。列宁說：“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我們要
時刻記住那些被打倒的階級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，他
們还在千方百計地企图复辟，我們一定要遵照伟大領
袖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导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”
要身在課堂，胸懷世界，永远做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
人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目 录

- 童年血泪.....(1)
- 苦难童年.....(9)
- 他为啥有四个姓.....(23)

童 年 血 泪

刘法修整理

我叫吳发灰，从我刚記事的时候，俺家就住在林县合澗公社郭家园村后边山上的一座草庵子里，庵子夏天漏雨，冬天飘雪，庵子外边沒有院墙沒有树，房前屋后淨是狼牙巨石，圪針丛生，荒草滿坡，餓狗成群，活象是一个乱坟崗，又荒凉又怕人。可是听村里老年人說，我的老家原来不在这个村，而是在离这里四十多里地的栢尖山上小魁沟住，在我的曾祖父时，因为穷得在本村攬不下工租不下地，担着破荆筐逃荒到这里来的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記得刚刚过罢春节，有錢人家的孩子穿新衣戴新帽拉鞭又放炮还在尽情欢乐的时候，俺爹就把我叫到他跟前說：“咱家到你爹我这一輩，已經是扛了八輩长工啦，不用說上輩人总想給下輩人創下个家业，我从能干活起，哪怕累断筋骨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頂星星戴月亮，整天忙得連喘口气也不敢，

但一年又一年，临到老，除了这座草庵子，就落了一架瘦骨头。你爷爷临死只赚下一领席子，现在我又病得快动弹不得了，家里几张嘴都靠我一个人咋能行，你也得给我帮上一把手呀！我已给你表哥说妥，你就跟你表哥一块到山西去做工吧！”他说着就搂着我哭起来。在走的那天，娘和妹妹把我送到村外，娘是个半哑叭，不会说清亮话，但眼里的泪水却象断线的珠子，滴滴答答往下落。已经懂事的大妹子拉着我的手，满眼含泪却说不出话来。爹爹给我扛着铺盖卷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一路上千嘱咐万嘱咐：“穷人要长志气，等你干几年，长大了，咱家的日子就好过啦！”谁知道这次分手，竟成了俺父子永别的日子！

我到了山西省霍州给一户地主家放牛，每天忙得头顶三星起，脚踏月光回。一天，我在



套牛犁地时，牛打起架来，把根三木杆弄断了，地主看见后就象恶狼一样向我扑过来，我绕了两圈子没有逃脱，被他揪住按到地下，抓起枣树条子就打，一直把我打得浑身血淋淋，衣服和血粘在一起，身上疼得象千百根针往里扎一样。等他放开我走了后，我狠狠地咒骂着，强忍着疼痛，连跑带爬离开霍州，讨了几天饭到了岳阳，幸好遇见一个穷修锅匠，就给他做了徒弟。从此整天担着挑子在山庄里串游，干了二年虽分文未落，还有碗饭吃。一天，突然接到家里的信说俺爹死了。这真是晴天劈雷！我听了连顿饭都没顾上吃，就连夜往家走。

一到家，天啊！那还算什么家，除了一个破草庵子外，不用说见不到人，就连那些破烂家具也不见了。我正蹲在庵子外发闷，邻居王大伯把我拉到他家里才述说了原情。

原来我离家后的第二年，俺村就是一个大旱年，俺爹租种程家地主的地，打的粮食很少，但他还非逼着俺交原租不可。秋天粮食一打下来，程家派来的收租人，把家里盆盆罐罐倒了个净，临走还捉去三只瘦母鸡，就那还差三斗三升没还清。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，开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闹腾了一会子，他们看实在搞不出什么东西才走了，临走说：“还欠三斗三，缓期四五天，再不还要你的命！”

狗腿子走了，俺爹想亲戚总归是亲戚，不能见死不救，就想起了俺娘的姥姥家——本村地主史永林，到那里求他帮个忙。哪知道地主是狼心狗肺，六亲不认，不仅一粒粮食没借给，反落了一顿臭骂。当俺爹说“看在亲戚的份上……”时，地主史永林不等俺爹把话说完，就以极端鄙视人的样子说：“亲戚！亲戚！你就没尿个泡照照你那影，你哪一点配得上和我攀亲戚！”说完扭了扭头，喊来旁边的两只大黄狗，用手一指，“驱，驱！”两声，让狗来咬人了。真是狗仗人势，狗忠主命，两条恶狗狂吠乱叫着撕咬俺爹的腿，俺爹一边和狗拼打着，一边退出了地主“亲戚”的大门楼，拖着两只血腿回到了自己的草庵。爹躺在床上怎么也想不通：“为啥人穷受人欺？不认亲戚还驱狗咬人？这算啥世道？……”爹一气病倒了，加上没钱买药，没米吃饭，就咽了最后的一口气。临死他还叫着我的名字说：“发灰，你在哪呀？你要给你爹争口气，记着你爹的仇呀！”

爹死了，娘摘了草庵子上的两扇门，给爹当了棺材，把爹埋了。娘在家实在过不下去，领着两个妹妹，拉着打狗棍就往山西逃荒去了。

听完王大伯的话，我忍着两眼泪，到坟上给爹添了两锹土，回家卖了草庵，得了七升米，就二次上山西找俺娘和妹子去了。

上山西是什么路呵，山連山，沟連沟，爬不完的山，翻不完的沟，娘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，妹妹才十几岁，他們連餓帶累，一天走不了多远，我从家出来不几天就赶上她們了，不用說，亲人久别重逢他乡，各叙苦难，都哭成泪人了。母子兄妹亲人团聚了，可是一連三天，連一次飯也沒要飽，到了沁水，眼看全家就要餓死了，我和娘商量着要卖掉二妹子換点粮食，十二岁的妹妹听說卖她就哭着攙着娘的腿不放，娘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；我說：“好妹妹，你去吧！以后哥和媽会去看你哩！”我好說歹說，連劝帶哄，妹妹才抬起头，眼含泪花看看媽和我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点点头算是答应了。卖妹妹換了两石粮食，哪料，这逃荒要飯的卖人的粮食，土匪强盜也不放过呀，真是“閻王爷不嫌鬼瘦”！就在二妹妹走了的当天夜里，这两石粮食就被他們搶走了。事后才听說是与当地地头蛇保长勾鍾的一帮土匪干的！一家人哭呀，罵呀，啥办法也沒有。后来又往西走，到了聞喜，母子三人又是一連三天粒米沒进肚，这时大妹妹自己說話了：“把我卖了吧！只要能养活娘，願着哥，咱吳家断不了苗，也算我尽到了孝心。”說罢背背臉，眼泪直往下滴，但她强忍着哭声，娘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把眼都哭肿了。卖大妹子只換来三小斗玉米。再往哪里去呢？原想着逃到山西能混碗飯吃，誰

知到哪里都是人吃人的世道。穷人在外无活路，还是回老家吧，我领着娘一路讨饭，一路往家里走。儿是娘的连心肉，这上山逃荒是人四口，回来只有俺娘俩，娘心里是多么难过呀！一路上哭哭啼啼，走了二十多天，把被子行李也卖光了，回到家只拖回来两架瘦骨头。

返回郭家园村，更不如当时没走的时候，不用说顾嘴，就连落脚的草庵也没有了，我和娘终日流落在街头要饭。一天，地主史永林看见我快要长大成人，觉得能从骨头缝里榨出点油水了，就说：“那不是吴小章的孩子吗，都是亲戚，怎么在街上讨饭……”想叫我给他家当小长工，我想起驱狗咬俺爹的仇，就不搭理他。后来，经街坊邻居好说歹说我才答应了小长工。从此我成天给他放牛、抱娃子、割猪草，忙得脚不落地，就那还不叫吃饱饭。十冬腊月天让我铺着地盖着草，睡在草屋里，冻得腿肚子转筋睡不着觉。有一夜我实在冷得受不了，就摸到灶火屋蹲在铜台边取暖，地主史永林大概是怀疑我偷吃他的东西，半夜三更，连打带踢把我拖出来推回破屋里。我的头上被打了个窟窿，脸也被打肿了，我捂着头钻在草窝里，想起了苦死的爹，想起要饭的娘、卖出去的妹妹，新仇旧恨，一齐涌上心头，我想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，等长大了给他们报仇！

再說最苦的还是俺娘，她沿街乞討，有时能要到一些，有时一連两三天連个菜叶也捞不着。开始她每到地主家討飯，我就背着地主給她吃点，后来被地主发觉了，給我定了个不准到外边吃飯的規矩，娘也就得不到我的接济了。娘住在一个破庙里，十冬腊月身上披着一块破麻包片，夜里把麻包片铺在身下，身上只能盖几把干草，这饥饿寒冷娘是怎样忍受的呵！

有一天吃早飯的时候，娘又来地主家討飯，我知道地主的儿子在院里站着，就不敢和娘見面，还关上大門，等地主儿子走了我开開門，娘已經走了。当天夜里我去庙里看娘，娘渾身肿得皮肉起明发亮，崩紋縫里流黄水。她一見我就摟着我哭起来，后来她狠狠看了我一陣，給我把衣服整了整，用手比划着叫我出去，誰知道这就是我和娘最后一次的見面。第二天一早街上人給我送信說娘死了，我跑到庙里一看，天呵！也不知道娘是在啥时死的，尸体已冻得僵硬，我沒哭出声来就昏过去了。

五年時間，我全家五口人，就剩了我一个，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生活遭遇。

一九四〇年，在我正受地主折磨的时候，俺村来了八路軍游击队。由于他們的帮助启发，我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，給全家人报仇、給所有被压迫的穷人报仇的火焰越燃越高，于是我决心要参加八路軍。我

找到在俺村工作的老余同志談出自己的打算，他說：“你选对了路，要打倒地主恶霸反动派，要建立穷人当家作主的新社会，要保住我們斗争的胜利果实，就得掌握枪杆子。况且，全国、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民，我們有责任帮助他們获得解放。”后来我便参军了。我一到部队，就受到首长和同志們的热情关怀。当时在山西省陵川县生产练兵，我为了学好掌握枪杆子的硬功夫，积极劳动，艰苦锻炼，沒多长时间就立了功，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解放军里八年，我又复員回到家里，和社員們一起搞生产，过上了幸福日子；但我决不会忘記那万恶的旧社会曾經夺去我一家四口亲人，决不会忘記阶级仇恨，我要时刻保持革命战士的高度警惕性，永远保卫我們美好的社会主义。

（郑玉崑插图）

苦 难 童 年

朱可先整理

旧社会逼死她一家四口

一九四二年的冬天，天寒地冻，偏偏又落了一场大雪。

郾城县前安村在大风雪的覆盖之中。全村只有几户财主家升起了炊烟，瓦房上积雪融化，热气腾腾；其余数十户人家的茅屋上，无烟无火，越积越厚的雪，压低了房屋，雪掩柴门，那破旧烂损的门窗，看去和它的主人一样，气息奄奄地没有一点神采。

天近中午的时候，有一家的屋门打开了。好一会才从那半开着的屋门里出来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。她的小头发瓣散乱着，黄瘦的小脸上有一层灰尘，棉袄上补钉压补钉，下身穿着单裤，光脚上挂着一双不很合脚的鞋，手里拿个碗。她走出屋门，“呼”地吹来一阵冷风，她抽了一口冷气，打了个寒战，寻思了片

刻，把碗夹在腋下，双手缩进袖筒里，缩着脖子，一步一个脚窝地在雪地上走着。

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小趁。家里有奶奶、爹娘、姐姐、哥哥和两个小弟弟，八口人种着九亩多的荒坡地。就是在正常的年景里，也和其他劳苦人家一样，糠菜就是主要粮食。若遇到天灾人祸，那就沒有活路可走了。

一九四二年的年成，是赤地千里，颗粒未收，人们生活沒有着落，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管，反而加倍地派粮逼款，敲詐勒索，硬把穷人们推上死路。前安村的几十户穷人家死爹死娘的，卖女卖儿的，哪家沒有呢？

小趁家沒有一粒粮食，树皮树叶、野菜就是飯。到了冬天，連这些东西也沒有了。小趁她爹是个老实、正直的农民，沒有办法，卖地！土地是农民的根本，卖地象刀割身上的肉块一样舍不得。可是有啥办法呢？卖到剩三亩地时，看到跟前还有这么一堆孩子，不能不留一点土地，想法能够熬过这一春，有这几亩地还能見几斗粮食。然而眼前的日子怎么熬过呢？餓急了，孩子們就把棉花套子一点一点地撕着吃空了。有时候，他們到宰牛場的垃圾堆里，捡些牛骨头，放在火上烧黄压成面吃。有时，捉几只老鼠，用泥包起来烧烧充饥。

小趁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妇女。家里不论弄到什么能够下咽的东西，她自己一口不吃，总是先让婆婆、丈夫和孩子们吃。有一天，妈妈把家里最后能变成钱的东西，换了一块豆饼。用刀切成片片，分给婆婆、丈夫和孩子们吃了。孩子让她吃，她说：“我吃过了。”几个孩子哭了，几双泪眼看着她，手拿着豆饼不吃，她也哭了。最后她捏了一点放在嘴里，孩子们才都吃起来。这位三十九岁的母亲，已经被折磨得象五十多岁的老人了。瘦得皮包骨头，象几根木棍支撑着一样。邻居们看她这样，就劝她：“你这样下去不行呀！也得顾顾自己的身子呀！”她总是含着眼泪，摇摇头，从不说话。这样，娘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。她倒下了。你不能死去呀！年老的婆婆不能没有你这个孝顺的媳妇；年幼的孩子们不能没有你这个知热知冷的母亲。但是饥饿和病魔已经把娘缠倒了，孩子们围着她哭起来，多么想救救他们的亲娘啊！小趁在她们姊妹中间是比较懂事的一个。她见村上有不少卖儿卖女的人家。她就哭着对娘说：“娘呀！把我卖了吧，卖了钱换点粮食你吃。”娘的嘴唇哆嗦起来，眼泪象雨注似的，她摸着小趁，把小趁拉到怀里，说：“孩子，要饿死，咱们就死在一块，卖了你也救活不了我。”小趁见娘不同意，就放下了这个念头。但还得想法救救亲娘呀！于是她就冒着风雪到街上给娘寻碗热

湯喝喝。

她一步一步很艰难地走着，幼小的心灵里也在想着。村里除了那几家财主家有粮食外，到谁家也要不来吃的。她走到一个财主家里：“俺娘快饿死了……”谁知这个财主那么狠心，二话没说，就把养的看家鹅放出来咬她。吓得她连忙跑开。她走着，哭着，想着。

一想到快要饿死的亲娘，死了就没有亲娘了。她又走到另一个财主家的门口，费了好大劲才把门叫开了；出来一个人，伸头一看，没有等她说完话，扭头就走，小趁在迟疑，以为是回去拿东西去了，谁知他把恶狗放了出来。小趁不防，恶狗扑上来撕住衣服，死死不放。她打着、喊着、跑着，好不容易挣脱开后，棉衣的前襟撕掉了，脚上也咬了几个小洞洞，鲜血直流，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她勉强支持着忍着痛和恨，拖着沉重的双腿，慢慢地往回走。碗里空落了一



层雪，結成了冰，雪路上留下滴滴的眼泪和一行血迹斑斑的脚印。

当小趁快走到自家門口的时候，又想到了亲娘，不能空着碗回去呀！她扭回头連滾帶爬地到了另一戶人家。这一戶不是財主，可也比小趁家好不了多少。她对老大娘說：“大娘，俺娘快餓死了，你給点东西吧！”还是穷人和穷人是一条心哪！大娘二话沒說，就給她盛了一碗热菜湯。她象得了救命的仙丹一样，端起来就往家里跑。心想这一下娘可有救了，就不会死了。但是，这一碗菜湯怎能救活娘的命呢？不到半天，娘就丢下他們，活活地餓死了。小趁他們哭得死去活来。年幼的孩子怎能沒有母亲！这对孩子們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！不到一个月的時間，一岁半的小弟弟也死去了。

在旧社会，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稅，名目繁多，一样一样都是催命的鞭子，輕則使人妻离子散，重則就要家破人亡！

小趁她爹担着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，經過千辛万苦，熬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，地里的好麦子，給他們带来了一线希望。但是，一場大禍又落到头上了。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巧立名目要什么“銀子麦”。保长到小趁家去催逼了几次，可她家吃的都沒有，拿什么去

交啊！有一天，保长带着几个保丁、狗腿，气势凶猛地来了，一进门就象狼叫一样：“交不起钱，带人！”不容分说，就把小趁爹押走，关进联保处的牢房里。

小趁爹被关进牢房以后，开始是她哥哥去给爹送饭。后来哥哥也病了，老奶奶就叫小趁去送饭。她刚迈进牢房门口，就看见爹头发很长，眼窝很深，两手抓住木栅门，有气无力地勉强支持着，眼巴巴地向外张望。她一见爹被折磨得如此模样，不由心里猛抽一下，热泪盈眶，但她又紧咬着嘴唇没敢哭出来，怕爹见了更伤心。平时爹看她比较懂事，特别喜爱她。今个看见是她来了，就从木栏里伸出手一把抓住她，难过得话也说不得了，眼泪象断线的珠子一样。这时候，小趁再也忍不住了，父女俩隔着木栏痛哭起来。哭了一阵，她忍痛止泪地对爹说：“爹，你喝点吧！”爹摇摇头，没说一句话，停了好久，他才有气无力地、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没娘了，顷刻你还会没爹哩！我要死了，咱全家就零散啦。”小趁听见这话，象刀子扎心一样难过。她想：“没有办法救活俺娘，一定得想办法救活俺爹。”卖她自己的念头又来了，她说：“爹，把我卖了吧，卖了钱，把你赎回来。”爹泪流满面，很吃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娘死时交代过呀！饿死也不能卖孩子！我卖了你，对不起你娘呀！咱们穷要有个志气，饿死也不能……”小趁很

懂事地点点头走了。

第二天，她又去送飯。一进牢房門口，先看木柵門，却不見爹站在那里。她連叫了几声，也听不到回答的声音。她从送飯的小洞中伸进头去，看見爹在地上躺着，她又叫了几声，仍沒有回答。只見爹眼泪橫流，嘴唇在用力抖动，可是一句話也沒說出来。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在那里发楞。同牢房的人說：“孩子，快回去給你奶奶說，想法把你爹弄出去吧，你爹有病了。”她連忙跑回去了。

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听說以后吓得神智恍惚，她不顾自己的一切，拄着拐棍就去找保长，請求把孩子放了。保长說：“沒有錢就得押人，不放！”老奶奶回来領着小趁兄妹四个，又去跪在保长面前，苦苦哀求說：“可怜可怜这四个孩子吧！”保长一想，反正人也快死了，再关也关不出什么油水来，才勉强答应了。

爹爹被抬回家后，仍然沒說一句話，只是看看老母亲，看看四个孩子，滿臉流泪。妻子死了，他的命也难保全，丢下了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以后他們的死活如何……

不到一天半的时间，他就含恨死去了。老奶奶怎能經受住这接二連三的絞心事呢？刚把儿子的尸体用席卷送走，老奶奶在气憤与悲痛冲击下，得了重病突

然死了。一家大人都死了，丢下他们兄妹四个，大的才十二岁，小的只有四岁，无依无靠，真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他们多想哭活他们的爹娘呀！多想哭活他们的奶奶呀！如果能哭活的话，他们愿意哭干眼泪，可是他们再也没有亲人了。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八口之家，被吃人的旧社会逼死了四口，丢下这四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过着乞讨生活，在苦海中挣扎漂流。

要活下去

一九四五年的春天，小趁被引进漯河市一家姓邹的地主兼资本家的家里。这家深宅大院，有四截院子。她见此陌生地方，心里有些惧怕又有些感疑，两眼不住地左瞧瞧右看看，心想，在家说的是一个老婆，有个闺女，没有人陪伴闺女上学……这能是嗎？等她见这家地主有两个老婆，大小一群儿女的时候，她完全明白是受骗了，她想走，但已经进入了虎口。走进地主的房门，她不敢抬头，怯生生地站在门后。从此，她就不能和姐弟见面，她走出了苦海，又进入了火坑。

这家地主老少男女，每天吃好的穿好的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却把一切繁重的活儿都推在一个十一岁的丫

头身上，铺床、迭被、洗衣、烧火、端屎端尿，什么都得干。稍有一点不顺他们的心，就是棍打脚踢。打着不准跑，打了不准哭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去添油灯，一不小心洒了点油，生怕被他们看见了，就连忙用手去擦，不料偏被大婆看到啦，大婆拿起小竹竿劈头打起来。

“整天挨不完的打！”她反抗地说。

“就是要打你。拿钱买来的，就是出气筒子。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，想咋打就咋打。”地主婆说一句打一下。

“那穷人可该倒霉了！”这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是被卖了。

“谁叫你爹娘没好养你！谁叫……”地主婆打得更狠了。她用双手护住头，两手被抽得青一块紫一块，麻木得她不知道是自己的手了。她就站在那里不动，让那地主婆打足打够，打累了才算了事。晚上，她从做针线活的常大娘嘴里知道，她没有来以前，这家已用过三个丫头了。第一个因为睡草窝，长了一身疮，地主又把她卖啦。第二个年龄大一点，背着地主嫁人走了。第三个因受不了打骂和折磨，偷偷跑掉了。所以，她来到之后，地主婆看管得非常严，整天不准出大门。

在地主家里，经常洗不完的衣服。因她人小力

薄，遇到大件衣服，就用脚踩。夏天还好，每到冬天手脚冻得和烂梨一样，就这样洗不净时，还要挨棍子。她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想着自己一个亲人也没有，还不如死了好。她心一横，就往井边走去。她走着想着自己的亲人，一个一个地喊了喊他们。当她低头就要往井里投的时候，她清清楚楚地看到水里映出她的影子，是那么瘦小，是那么年轻！顿时，她想活下去的念头是多么强烈啊！她迟疑了，她躊躇起来。心想：“我还不到十二岁呀！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吗？我越长越大，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跳出这个火坑的，要亲眼看看这些地主豺狼们啥下场！”她放下了寻死的念头，坚决要活下去！

可是，丫头的生活实在难熬呀！白天挨了打挨了骂，不敢当面哭，不是跑到厕所里哭一场，就是晚上往楼板上一躺，哭哭想想，想想哭哭，一直哭到模模糊糊睡着算完。时间一久，她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，纫针也看不清了。这时候，被常大娘发现了，她含着眼泪说：“孩子，你可不敢那样任性地哭了，有眼就是你的福。你想想，他们为啥要你，就是你能干活，要是你眼睛瞎了，说不定他们咋处置你哩！”经常大娘这一番开导，她好象明白了一些道理，心里也想开了。从这以后，地主再打她，她也不掉一滴眼泪，只是默默地把仇恨记在心里。

党救她出了火坑

漯河解放了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牢笼被打碎了。这里照耀着新的光辉，这里注入了新的血液，这里激动着新生的力量。这棵在巨石重压下几乎要死去的幼苗，在党的阳光、春风、雨露下茁壮地成长起来。她参加了市民识字班，参加了街道的妇女工作。在宣传队里，在秧歌队里，她伸展了腰肢，唱呀！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唱出了她内心的喜悦。跳呀！摔掉手脚上的枷锁和镣铐。她懂得了什么叫压迫，什么叫剥削！在民主改革运动中，在诉苦会上她呼喊着自己编的口号：“地主恶霸不不倒，穷人翻身翻不了！穷人要想把身翻，地主恶霸打倒



完！”傾吐了心中積結的深仇大恨。她振臂一呼，應聲如雷，從此，她更進一步知道，天下有這麼多受苦的兄弟姐妹呀！她的死對頭不只是一個保長，一個地主，而是整個吃人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！過去的天下是他們的，她是一個受人百般折磨的丫頭；而今，天下是我們的，是那些受苦受難的兄弟姐妹們的！

在這期間，地主對她的行動和表現最不喜歡了。他們還想打她罵她，壓服她。一天，早上買的牛肉，到中午還沒有燉熟。地主婆罵道：“死豬貨，沒吃過豬肉，沒見過豬走。”她也還嘴罵道：“你是活豬，就是沒見過你走！”地主婆拿起鐵鏟就打，她絲毫不怕，順手提起菜刀就拚，多年的仇和恨，一下湧上心來，她說：“今天是和你們算賬的時候了！”真想一刀下去和他們拚個痛快。

一九五二年春天，區里的同志讓她參加衛生部門的護理工作。她激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怎麼不激動呢？一個在舊社會挨打受氣的丫頭，現在參加了革命工作，能有什麼比這更高興的呢？第二天她整理好自己的幾件破衣服，示威式地蹦着跳着走出了地主的大門，飛出了吃人的魔窟，永遠結束了這牛馬般的生活。從此，她恢復了原姓，另起了個新名，叫安杰。

安杰同志參加工作不久，領導上讓她回到故鄉找一找自己的親人。她在路上走着，思索着。她想起了

死去的爹娘、奶奶。要是爹娘能活到今天，那該多好啊！她又想到了哥哥、姐姐和弟弟，好多年了，沒有見過面，也沒有音訊，他們在哪里？他們還活着嗎？……她不敢再想下去，心里結下了難解的疙瘩，她離家越近，心里就越難過。一進村，淚水迷住了眼睛。這時候，聽到兩個大娘在低聲交談：“這個閨女多象安林（爹名）家的閨女。”“那閨女早死啦！”她抹去了眼淚，放慢了腳步，聽她們還說些什麼。那個大娘又說：“死了後，也沒人埋她，就扔在鐵路大橋東邊，穿着黑褲子，藍布衫，光着兩隻腳……”聽大娘說得逼真，她急忙走過去答道：“大娘，我就是安林家的閨女，我沒有死！是共產黨把我救活了。現在是回來找家的。”兩個大娘上下打量她一番之後，都流出了驚喜的眼淚。

她離開了兩位大娘，走到自己的家門口，正好和一個男孩碰面，男孩看她穿着列寧服，認為是來了幹部，就迎上去說：“同志來吧，今天該俺家管飯。”

“你叫啥名？”安杰也認不清他是誰。

“叫小剛。”正是她的弟弟。她說：“我是你姐姐呀！”弟弟一聽，頓時悲喜交集，什麼也顧不得了，飛快地跑出去把在地里干活的哥哥叫回來，又把已經出嫁的姐姐叫回來，兄妹四人見面後，抱頭痛哭起來。

他們各自訴說着自己的痛苦經歷，來看望他們的
孀子大娘們也止不住流眼淚。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本血
淚史呀！現在总算熬到头了，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，
这一家永远也难团圆。他們永远也忘不了党的恩情，
这正是他們共同的語言，共同的心情！

現在安杰在漯河市人民医院里工作，她經常告訴
人們說：是党把她这个地主家的丫头培养成了人民医
生，她要永远听党的話，做好工作，来报答党的恩
情。

（郭园林插图）

他为啥有四个姓

中共南召县委宣传部整理

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姓，但南召县乔端公社馬別湾大队党支部委员周丰山同志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当他还在童年时代，就先后换过三个姓。他每改一个姓，都有一段令人辛酸的往事。

在丰山同志八岁那年的冬天，丰山的媽媽把丰山从自己住的猪窩棚領到一家門前，媽媽把丰山紧紧地摟在怀里，她的脸貼着丰山的脸，她的嘴吻着丰山的面頰，媽媽的眼泪滴在丰山的脸上，脖子上，小手上。她象是想起了什么关紧事，急忙在討飯筐里乱翻騰，拣出几个烂蘿卜和紅薯头，塞到丰山的小手里，抽泣着說：“娃呵，吃吧，吃吧！……”說完又在身上乱摸乱找，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磨得起明发亮的銅錢，也塞到丰山的小手里；最后，媽媽又摸摸丰山脑后的伤疤，噙着眼泪說：“娃呵，娘的乖乖！离了娘，可不要学賴。隔几天，媽去看你！……”媽媽的

話還沒有說完，旁边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，他把装着半布袋粮食的口袋放下，又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元，交到妈妈的手里。妈妈见到粮食和银元，忍不住又掉下了眼泪。那个人见此情景，也含着泪花，低声说：“大



嫂，让我领走吧，以后决不会叫孩子受罪！”妈妈睁大了泪眼，把丰山从头到脚又细细看了一遍，咬着嘴唇从牙缝里很艰难地挤出了这样几个字：“领——走——吧！”说着，抱头痛哭起来。那个庄稼人从怀里摸出一把核桃来，对丰山说：“好娃子，吃吧！”当时还不懂事的丰山，也不接，也不吃，钻在妈妈的怀里，“妈呀！妈呀！”哭叫着。妈妈强忍着心里的痛苦，替丰山擦了一把眼泪，说：“孩子，跟你大伯去吧！”转过身又对那个庄稼人说：“背走吧！”那人背着丰山，慢慢走了几步，回过头来看看那哭死哭活的妇女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走了。丰山在那人的背上，又是踢又是咬，还大喊大叫着：“我要

媽，我要媽！……”那个人紧背着丰山，跑得飞快，一会儿就跑到了山頂上，丰山扭过头看媽媽时，只見媽媽已經哭暈倒在地上了！

背走丰山的这个人名叫周发旺，周丰山这个名字，就是周发旺給他起的。

周发旺也是一个穷苦人，人老几輩子地无一垄，椽无一根。“穷上山，富下川”，在周发旺小的时候，跟着他的父亲周文賢，从老家內乡赤眉逃荒要飯跑到南召深山里，自己砍树，自己割草，自己搬垒石头，盖了一間破草房，才在馬别湾落下戶来。后来他父亲在一个饥荒年里活活餓死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伴着荒山，过着半饥不飽的日子。

在旧社会，有这样一种封建的說法，就是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丰山的养父打了大半輩子光棍，只怕絕了周家之后，这才嘴里省、肚里攢，在一九二九年，买来丰山，接續周家的“香烟”。

丰山的养父，因年老无子，对丰山十分亲热，他一半当爹，一半当娘，对丰山关怀照顾，真是无微不至。白天上山做活，把丰山背到山上；夜里把丰山摟在怀里；好吃的东西先让丰山吃，罔圖衣裳先給丰山穿；丰山若要有个头疼脑热，老人家总是愁得吃不下飯，睡不着觉，揭皮刮肉也要把丰山的病医治好。丰山就是这样在他养父的手掌上捧着长大的。

丰山十五岁时，长得粗壮结实，能干动活了，他的养父给他买了一把小镢头，爷儿俩给地主家“打对镢”，一镢头朝天，一镢头朝地，起早贪黑地苦干，勉强掙碗飯吃。

“打对镢”，这是山区地主对农民一种极其残酷的剥削方式。地主们占山为王，把荒坡让农民开垦，好不容易开出草帽大小的一块块土地，见把粮食还得和地主对半平分！在南召山区，不知道有多少穷苦农民，曾经为“打对镢”掙镢头，临老累得吐血而死！

丰山的养父看着丰山这个壮实小伙子一天天长大成人，心眼里那个欢乐劲就不用说了，所以要镢头、开荒地的劲头就更大了！有时还南腔北调地唱几句“靠山红”（地方戏），哼一段越调戏。由于没死没活地咬牙苦干省吃俭用，不几年工夫，手里倒也积攒了一些银元。他睡思梦想，打算着盖几间不透风雨的好草房，给丰山娶个媳妇，争取过得象个人家。

一天夜里，丰山坐在床上准备脱衣睡觉，老人家笑着对丰山说：“丰山，你今年十九岁了，爹打算花几个钱给你定门亲事，往后咱好热热火火地过个家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想起自己前半辈子的苦难，两眼含泪，长叹一口气说：“唉！爹这一辈子算完了！记得你爷在世的时候常说，给我起名叫‘发旺’，就是盼望爹这一辈能够人财两旺！谁知没等爹娶下媳妇，他就饿死

了！爹打了一輩子光身漢，現在就指望你不斷咱周家的‘香烟’啦！”幾天後，丰山父子在山上刨地時，丰山的養父笑着說：“丰山，算你娃子有運氣，咱花了二十塊現洋，蘇家的姑娘一說就成啦！”老人家說着笑得兩眼眯成一條綫，丰山紅着臉，低下頭來。

誰想到丰山爺兒倆用血汗換來的幾塊銀元，竟招來了殺身之禍！

第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夜里，丰山的養父剛睡下，門外忽然響起一陣劇烈的砸門聲。丰山的養父知道事不好，就順手拿起一把鋤頭，準備拚命。

“咣當”一聲，房門被砸開了，闖進來六七个土匪，為首的一个土匪手持一把利刀，撇着洋腔說：

“我們路過貴府，請你借給幾個盤纏錢。”老人家生氣地說：“要命有一條，要錢沒一個！”幾個土匪不容分說七手八腳把他捺在床上，掄起利刀砍了十幾下，看着老人動彈不得了，就把家里的東西搶了個淨光，然後揚長而去。

丰山這時在地主家扛活，聽到消息後第二天，趕



回来，看见爹浑身是血昏迷不省人事，就趴在身边大哭。爹慢慢醒来，有气无力地喊着丰山的名字说：

“爹活不成了，你要记着给我报仇！”还特别嘱咐道：“爹盼你早些搬亲成个家，你若不想在这儿住，你老家在方城罗汉山，你亲爹姓张……”爹的伤虽重，自己以为马上就要死了，实际还不至于；后来又拖拖延延病了半年，在丰山回到地主家扛活去以后的一天，就独自死在小破烂草屋里了。丰山回来后连棺材也买不起，只好把养父光着身子埋在山沟里。

丰山的养父被打死，家里的东西被抢光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只好还去给地主陈书堂扛长工，后来又跑回马别湾给人家“打对镢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苏家央人捎信说：“这门亲事不成了！”丰山也知道自己无法养老婆，亲事就算吹了。

养父死了，亲事也吹了，在这里还有啥想头！在丰山二十三岁的那年春上，他拿上零碎积攒的几个钱，蒸了几锅馍作干粮，就回方城找他的亲爹娘去了。

路上，他见人就问上方城从哪走，见个山，就问是不是罗汉山。他问着一个方城人挑木杓的杨大伯。丰山喜欢得了不得，问杨大伯家离罗汉山有多远。杨大伯说：“只有二三里路。”丰山喜出望外，忙问：“民国十八年遭年馑时，罗汉山有一家姓张的，逃荒

要飯到乔端山里头，把一个八岁的孩子卖在那里，你可知道是誰家？”楊大伯捋着胡子想了老半天才說：

“我是袁店人，罗汉山圓圈三五里地，哪家門朝哪我都知道。”楊大伯吸了口旱烟接着說：“罗汉山旁边有个山底村，住有十几戶姓张的，那年年饑都逃往邓县去了，只有张福增家逃进西山，不知是不是这一家？”

丰山听楊大伯这么一說，真是高兴极了，就連夜赶到山底村，走到村东头，看見一个大藕池，池边有棵大椿树，只觉着这里有点面熟，究竟啥时候看見过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他正在东张西望心里納悶，从罗汉山上过来个拾粪老头。丰山迎上去問道：“大伯，請問张福增家住在哪里？”大伯把丰山渾身上下端詳了又端詳，說：“张福增是我的亲兄弟，我叫张喜增。你是誰？咱俩咋不認識？你找他有啥事？”丰山把来龙去脉述說一遍后，张大伯沾了沾昏花的眼睛，看了看丰山脑后那个伤疤說：“不錯，你是我的侄娃子，在家时名叫义祥。你爹媽如今挪到方城南关住了。”张大伯說了后，拉着丰山回家做飯吃。丰山急着要見亲爹娘，說：“伯，我十五年沒見過亲爹娘了，我去看看我爹娘后再来看你。”

张大伯看着留不下丰山，急忙放下粪筐，領着丰山就往方城走。当他們跨进城南关一家大門的时候，

只見有一个老大娘正在紡花，丰山定睛一看，和記憶里的媽媽差不多。这时，老大娘站了起来，和张大伯打了招呼后問道：“他大



伯，这是哪里客？”张大伯說：“看你那眼色！这是咱义祥娃子回来了！”老大娘听說是义祥，紧走几步摸了摸丰山脑后的伤疤說：“我可怜的娃呀！”就大哭起来。丰山喊了声：“媽媽！”眼泪也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他娘儿俩哭哭看看，看看哭哭，越哭越痛，哭得連話也說不成。张大伯蹲在一旁，嘴里衔着旱烟袋，也在不住地擦眼抹泪。

这天晚上，丰山的爹爹和哥哥都回来了，父子兄弟見了面，心里头都象撒了五香料面，酸甜苦辣啥味都有。喝罢湯，全家人围坐在一盞昏暗的菜油灯下，由丰山他娘一字一泪地訴說起卖丰山的前后經過：

“义祥，民国十八年年饑，你还没有穿杀襠褲哩，怕是啥事也不記得！那一年，天旱得象着火一

都失声痛哭！丰山的爹爹附在老伴的耳朵上悄声說：

“你对义祥說这干啥！”丰山他娘抽泣着說：“自打卖了义祥，我亏心了十五年，我得把实話告訴他！”她擦了一把眼泪接着对丰山說：“后来呀，在愁、冻、餓几股头的折磨下，娘也病倒了，眼看着全家人死在眼前。这时，馮喜田又来和我商量說：‘把你那个小的卖了吧，让他逃个活命，剩下你娘儿們也好养活。’后来我就咬咬牙，狠狠心，把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卖给周发旺，换了十二块現洋、六升玉米！……”說到这里，丰山他娘哭得話都說不成了。

丰山在一旁哭着听着。当他听到“我不能不卖亲生卖义儿”那句話时，渾身打了个冷战，心里又糊涂起来：“难道我不是张家的亲生子？”等到他娘止住泪，他就直截了当地問道：“媽，你說我不是亲生是义儿，这是咋回事？”丰山这么一問，又刺疼了他娘的心，她哽咽地說不下去，望了喜增大伯一眼。喜增大伯說：“义祥，記不清是哪一年了，哦，对，你今年二十三岁，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情。有一天，我起个大五更上罗汉山去拾粪，看見草窩里有个小孩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个男孩，还会出气，只是爬了一身蚂蚁，脑后有个窟窿。这就是你啊！你伯一辈子是个軟心腸人，随即把你抱了回来，交給你媽，你媽屎一把尿一把地把你养大了。到后来才听說你是咱村刘万清

家扔的小孩！”

找不着亲娘不甘心。两天后，丰山跟着喜增伯又返回山底村，含着眼泪去认亲娘。

丰山跨进刘万清家的門，只見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媽媽正在織布，她看見丰山楞住了。丰山含悲忍泪把前前后后的經過說了一遍，老媽媽渾身战栗，很艰难地下了織布机，脸色青一陣，白一陣，停了半天才喊出一声：“娃呀！”含着眼泪指指椅子，让丰山坐下。丰山哭着說：“媽，我长了二十三岁，沒見過亲爹亲娘，以前我认为我姓张，做梦也想不到我是刘家的后代！”丰山这样一說，老媽媽更加伤心，她泣不成声地說：“我是你的生身娘，可刘家还不是你的亲爹！要說你的亲爹，是西老庄謝家……”老媽媽提起往事，嗚嗚大哭起来。丰山一听说这話，如同五雷击頂，几乎暈倒！老媽媽一字一泪地說：“那是二十三年前的事啦！那时媽媽还在謝家。謝家有十二亩好地，有一处小宅院，一家人辛勤劳动和和睦日子过得很滋润。誰知这份业圪塔扎着了老族长謝八老虎的眼，謝八老虎早就起下了灭門霸产的心，但他找不到借口，无从下手。当我怀你六七个月的时候，謝八老虎怕咱家人口越来越旺，就决定先下毒手。有一天，謝八老虎派打手把你爹誑到河滩里用刀扎死了！六月間杀死你爹，七月間就把我卖到刘家，并恶狠狠地

說：‘生下是男是女都得弄死。要不，不但剿家，連你也不得好死！’我到刘家两个多月生下了你，媽只好割心割肝地把你扔到罗汉山脚下！……”

丰山到这个时候才知道，他这个苦孩子原来是謝家的后代，生于刘家，养于张家，卖于周家。他在那二十三年的旧社会生活里，先后姓过四个姓。在这四个姓里，充滿了多少血泪和辛酸啊！

（米俊峰插图）